



6
#1

上海少年

SHANGHAI SHAONIAN





学 马 列

手捧马列书，
学习多认真。
真理的阳光照心头，
越学心越明。

我们红卫兵，
革命接班人。
学好马列步不歪，
永远向前进！

金宝源摄影 黄河配诗

日 新 夜 异

徐 进 作



我们明天来画下这幅战斗的场面！

注 意

- 1 借书到期請即送还。
- 2 請勿在书上批改圈点，折角。
- 3 借去图书如有污損遺失等情形須照章賠償。

助21—0701—2





目 录

批林批孔专栏

“仁者爱人”的谎言（孔老二的故事之一）……………卢进兵（56）

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的寄生虫（孔老二的故事之二）…卢进兵（59）

官禄埭风波

——洪秀全砸孔子牌位的故事（小说）……………刘征泰（64）

一只大衣橱（小说）……………张明观（3）

划子（散文）……………士 敏（12）

虎口侦察记（小说）……………贾晓晨（24）

探亲（小说）……………青 锋（38）

齐步前进（小说）……………邹岳仑（48）

第二哨位（诗）……………于 水（35）

哨兵叔叔真威武（诗）……………刁云义（36）

学军第一课（诗）……………徐照瑞（36）

远去的小河，请你停一停（诗）……………蒋华健（54）

千方百计（相声）……………郭海彬 周嘉陵（72）

不差半分毫(快板剧)蔡 峰(83)

新 一本簿子于爱月(93)

芽 写 字高 恬(95)

姐姐教我学打靶(水粉画)吴 肇(封面)

学马列(摄影)金宝源摄影 黄河配诗(封二)

日新夜异(新风俗画)徐 进(封三)

日日夜夜(国画)杨列章(封底)

上 海 少 年 报 奉 寄 在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

文艺双月刊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 字数 62,000

(1)

1974年2月第1版 1974年2月第1次印刷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印数 1—150,000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定价: 0.19 元



一只大衣橱

张明观

月牙儿已经挂上了柳树梢，红小兵巡逻队刚从村外巡逻回来。丁小琴扛着红缨枪，快步回家。

自从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以来，大伙儿可忙啦！就说丁小琴家吧，爸爸是生产队长，夜夜有会议，常常到夜深才回家；妈妈也常常去开会，今夜她上公社参加批判大会去了，得明天才能回来；丁小琴呢，天天参加红小兵巡逻活动。家里就只剩下小弟弟聪聪了。聪聪可是个乖孩子，晚上自个儿睡，才不要人陪呢，丁小琴最喜欢弟弟啦。

丁小琴蹦蹦跳跳来到家门前，伸手敲门，门却吱呀一声被推开了。哦，聪聪临睡忘了闩上门啦，这小糊涂！丁小琴返身将门掩上，进了堂屋，听见房里索索的响，小聪聪睡觉还不安稳，爱翻来翻去的。

丁小琴走到房里，扯亮电灯，满屋子亮堂堂的。瞧，床上的聪聪睡得好香甜哪，呼噜噜的，轻轻的打起鼾来啦。嘴角弯弯，挂着微笑，准又梦见北京天安门啦！

ABW 70/07 · 3 ·

丁小琴家的房间，是普普通通的农家房间：一张简简单单的床，靠墙放一只半新的方桌。可是，床对面那只黄桦大衣橱，却在这一带农村，找不出第二只来呀。

这只大衣橱，脚踩平地，头顶屋瓦，又高又大。都快三十年啦，还粉金漆红，油光铮亮。最耀眼的，要数橱门上那面很大的落地玻璃镜子，光闪闪的，能照出半个房间。

一个贫农家，怎么会有这么一只黄桦大衣橱呢？丁小琴听爸爸说，那上边记着她家一段血泪斑斑的家史呢！

解放前，丁小琴爸爸是地主周麻子的佃户。一家人成年累月干活，受剥削，受压迫，到头来，全家只剩下一间破茅棚，还有门前的一棵老黄桦。那黄桦，枝粗叶茂，三个孩子才抱得住。那还是丁小琴爷爷的爷爷手里种下的呢。全家人把它看成是传家宝。可是，周麻子看中了这棵树。有一年大旱，颗粒无收，村上除了周麻子家，谁家也揭不开锅了。周麻子威逼爷爷用老黄桦抵租。爷爷一口回绝，狗腿子却硬架着他在契约上画了押。爷爷气炸了肺，狗腿子来砍树那天，他手提钢斧，挺立在黄桦前，大吼一声“滚”，两个狗腿子连滚带爬倒退了几丈远。可是，狠毒的周麻子竟在远地里举起了手枪。“爹！……”爸爸一声尖叫。

砰！爷爷身子一震，立即瞪圆怒目，举起钢斧，蹒跚向前跨去。可是，没走几步，便倒在血泊之中……周麻子终于夺走了老黄桦，后来做了一只高高大大的大衣橱。

解放啦！镇压了恶霸地主周麻子，把田地、财产，全部归还给穷苦人。这一只黄桦大衣橱，也就回到了丁小琴家。

从加入红小兵的那天起，每天早晨，丁小琴在大衣橱前面

一站，对着大玻璃镜子，戴上红领巾；每天夜里，丁小琴又在大衣橱前面一站，对着大玻璃镜子，解下红领巾。每一次，丁小琴总在心里叨念着：“丁小琴呀丁小琴，快快长大，当好革命接班人。”现在，她又在大衣橱前面站定了。

咦？！丁小琴心里喊了起来：大玻璃镜子照见床底下两只脚！——有人藏在床底下？不可能！再瞧瞧，哎呀，真的呢，那脚还在微微抖动哩！

丁小琴大吃一惊，一颗心别别跳着。可是，她一再告诉自己：沉着，沉着！丁小琴终于装作若无其事地离开了大衣橱，一双机灵的大眼睛，却飞快地朝床底下扫去：床底下确实确实藏着人。

谁？！那双后跟包了皮的破跑鞋，那条黑不溜秋的卡其裤，都告诉丁小琴：这是烂眼皮！

丁小琴一转念，在靠墙的方桌边坐了下来。她静静地从书包里拿出了课本，拿出了簿子，又打开铅笔盒，捏起一支笔，装着做起功课来；一边从大玻璃镜子里监视床底下的烂眼皮，一边在心里紧张地盘算着：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
烂眼皮是谁？就是恶霸地主周麻子的儿子。土改那年，他才十八岁，在县里读中学。周麻子镇压后，贫下中农抓紧教育他，争取他。可他就是不走正道，夜里赌钞票，白天睡大觉，双眼熬得血血红。有人送他个绰号，就叫“烂眼皮”。时间一年年过去，烂眼皮一年年学“乖”。他人前象人，人后捣鬼。清队开始后，贫下中农揭发了他不少反革命罪行。前不久，丁小琴家办了个家庭对敌斗争学习班，全家都议到了这个烂眼皮。

妈妈说了这么一回事：一九六二年，蒋介石叫嚣窜犯大陆的时候，烂眼皮问妈妈，肯不肯卖这只大衣橱，说是他有个城里亲戚要结婚，缺一只大衣橱，要是肯卖，可以出个高价。妈妈拒绝了他。烂眼皮却不甘心，一天问一趟，一趟比一趟出的价钱高。到后来，惹得妈妈光了火，烂眼皮才住了口。

丁小琴说了这么一回事：清队开始的头几天，丁小琴放学回家，常见烂眼皮在家门前转悠转悠的。有一回，丁小琴跨进房，见他独个儿鬼鬼祟祟地在大衣橱旁转。一个碰面，烂眼皮吃了一惊。丁小琴喝问：“干啥？！”烂眼皮说：“我想借把铁镢。”“铁镢都在外间，你怎么寻到房里来啦？”“哦，没看见，没看见……”烂眼皮慌忙退出房去。

蒋介石叫嚣窜犯大陆的时候，烂眼皮究竟为了什么要几次三番地买这只大衣橱？清队刚开始时，烂眼皮又究竟为了什么这样注意这只大衣橱？大衣橱跟烂眼皮究竟有什么关系？……全家人排了一连串的疑点，结论是：大衣橱里有问题。

要查清疑点，要弄清真相，爸爸准备拆掉这只大衣橱，里里外外查个遍。可是，就在今天夜里，床底下发现了两只脚，房间里潜入了烂眼皮。怎么办？丁小琴心里可焦急哪。

喊醒聪聪抓烂眼皮？不行！两个都是孩子，力气小，任务完不成，岂不是误了大事？

出去喊人抓烂眼皮？不行！烂眼皮会象泥鳅一样从手里滑过去……
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
杨子荣叔叔深入虎穴建奇功，郭建光叔叔转战敌后显神

威，毛主席的红小兵就是要学英雄，见行动！

丁小琴机灵的大眼睛一骨碌，一个计策可就上了心头啦……

丁小琴从桌上拖过铅笔盒，拨弄了一下，失望地叹口气将它推开了；拖过书包袋，掏出几本书，又掏出一迭纸，干脆，抖了抖袋底，失望地叹口气将它丢开了；又拉开小抽斗，翻一阵，又失望地叹口气将它推上了。

“咦，彩色铅笔呢？”丁小琴自言自语地说，往床上瞧一眼，象忽然明白了：“准是他拿去了！”

丁小琴喊了起来：“聪聪，聪聪！”

呼噜噜，呼噜噜，回答她的是聪聪轻轻的鼾声。

“聪聪！聪聪！”

鼾声停住了，聪聪在床上噢噢哼起来；可是，翻个身，又睡去了。

丁小琴提高了话音：“聪聪！聪聪！”

聪聪伸出滚圆的小胳膊，揉揉小鼻子，吃力地睁开了发沉的小眼睛，象在问：“什么事啊？！”

“你把我的彩色铅笔弄到哪儿去啦？”丁小琴大声嚷。

聪聪微微抬起小脑袋，象是没有听清楚。

“你把我的彩色铅笔弄到哪儿去啦？”丁小琴嚷得更加响了。

这一回，聪聪听清楚了，他摇摇头，说声“不知道”，又想倒头睡去了。

丁小琴马上站起身来，连声嚷：“你不拿谁拿？肯定是你

拿的！你快给我拿出来！”

聪聪觉得事情严重了，欠起身子申辩说：“真的没拿呀！我哪回儿撒过谎？”

“你给我下来！你给我下来！”丁小琴挑战似地说。

下来就下来，没拿就是没拿！聪聪拖着鞋子走到方桌边。

丁小琴拎起书包袋，在聪聪面前一抖，说：“你看，有吗？”

丁小琴抽出小抽斗，在聪聪面前一搁，说：“有吗？”

丁小琴拿起铅笔盒，在聪聪面前一掼，说：“有吗？”

丁小琴脸孔一板，凶声凶气地喊：“你给我拿出来！”

聪聪呆住了。他从记事的时候起，没见过姐姐这么训斥过自己呀。平日里，姐姐的态度可和气啦，就是聪聪做错了事，姐姐也总是平心静气地给自己讲道理，最后还总说她自己对聪聪帮助不够，直说得聪聪脸红呢。可这一回，聪聪话都说不出来啦，鼻子一酸，两颗泪珠就滚了下来。

丁小琴呢，开起了连珠炮：“你说呀！你干吗不说话呀！你不开口就没事啦？啊？”

“呜呜！呜呜！”聪聪伤心得哭起来了。

丁小琴干脆发起脾气来了：“拿了人家东西不认账，还哭！你哭什么呀？哭就不要你拿出来啦？哭到天亮，我也要你拿出来！不拿出来，你今夜就别想睡！……”

“呜呜呜！呜呜呜！”聪聪哭得好伤心。

“你说，拿出来不拿出来？！”丁小琴气势汹汹地厉声喝问。

“我没拿，呜呜！我没拿，呜呜！”

啪！丁小琴眉头一竖，扬起手来就往聪聪屁股上打了一下。聪聪可不防这一着，他哇地大声哭了起来。丁小琴一个

劲地往他屁股上打，一边打，一边嚷：“还说没拿！”——啪！“还说没拿！”——啪！“还说没拿！”——啪！

丁小琴又打又嚷，聪聪又哭又叫。哭声夹着叫声，叫声连着哭声，满房间闹腾起来。这声音打破了深夜的寂静，惊动了左邻右舍……

吱呀，大门被推开了，隔壁五婶进来说：“小琴，干吗深更半夜打聪聪呀？”

丁小琴象是没听见，倒是越打越厉害。“哇哇哇！哇哇哇！”聪聪哭得更伤心。

五婶才进房，屋外响起了一大串脚步声，左邻右舍都来了。

聪聪倒在五婶怀里，哭得喘不过气来。这当儿，叔叔批评小琴，不该打聪聪，姑姑问：究竟为了什么事？

丁小琴打聪聪打得心发荡，气发喘，手发麻。可她顾不得这些了，朝屋里扫了一眼：好呵，伯伯，叔叔，婶婶，阿姨，姑姑，挤了半房间！她那机灵的大眼睛一骨碌，拎起一只热水瓶，哗哗哗哗倒了一茶缸热开水，哗的一下往床底下泼去，大喊：“床底下有毒蛇！”

正在这当儿，床底下哇的一声叫起来。丁小琴丢下茶缸，一弯腰，拉住了一只脚。大伙一看，全明白了，一涌而上。还没等烂眼皮弄明白，大家倒拖着双脚，已经把他从床底下拖了出来。一搜，烂眼皮袋里有一把小刀子，刀口上还粘着些红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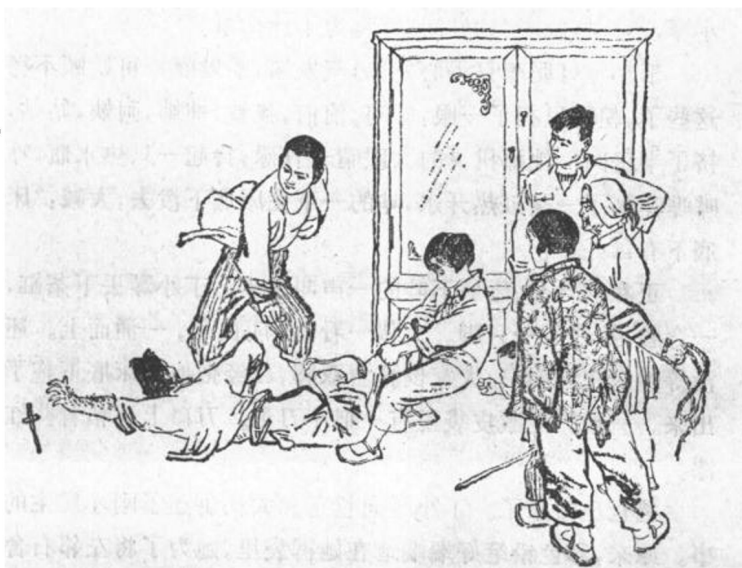
爸爸也回来了。丁小琴向爸爸和大伙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。原来，彩色铅笔好端端地在她裤袋里，她为了将左邻右舍

引来抓烂眼皮，才演的这场戏呀！

“把烂眼皮押往大队部！”爸爸说。两个民兵叔叔就将烂眼皮押了出去。

爸爸走近大衣橱，一检查，发现一只橱脚上刚刮去一层漆，拿了小刀拨弄来拨弄去，嘿，原来这里安着半个活动棒头呢！挖出半个活动棒头，就掏出一个小小油纸包。打开油纸包，是一张折迭得很紧很小的白纸，展开一看，那上面，画着解放前烂眼皮家的全部土地、房屋，还注明着地界座落：一张变天图！再瞧瞧，好熟悉的笔迹。呀，是烂眼皮当年帮他老子画下写下的呢！

瞧着，瞧着，大伙牙咬得格格响。烂眼皮这家伙，还想承袭周麻子的反骨，骑到咱贫下中农头上来啊！



爸爸说：“如果拆橱检查，烂眼皮的秘密就会暴露，怪不得他要连夜潜进来，取出这张变天图。他万万想不到，这一下正好自投了罗网！”顿了顿，爸爸又思索着说：“不过，烂眼皮怎么会知道我们要拆橱的呢？”

小琴问聪聪，聪聪擦擦眼泪说：“早上，我跟甜甜、元元说过，可没跟留荣说呀！”小琴又和和气气地问聪聪，原来，烂眼皮的儿子留荣那时也在旁边玩呢。——准是烂眼皮从留荣那里打听得来的。

大伙翘起大拇指，称赞丁小琴是个勇敢、机智的红小兵。

丁小琴脸红红的，说：“要没有大伙赶来，还逮不住烂眼皮呢。再说，咱聪聪也配合得好！”

爸爸摸着聪聪的头说：“有功，也有错误。以后呀，要向姐姐学习，提高点警惕！”

聪聪呢，早不哭了。这当儿，只是“嗯嗯”，连连点着小脑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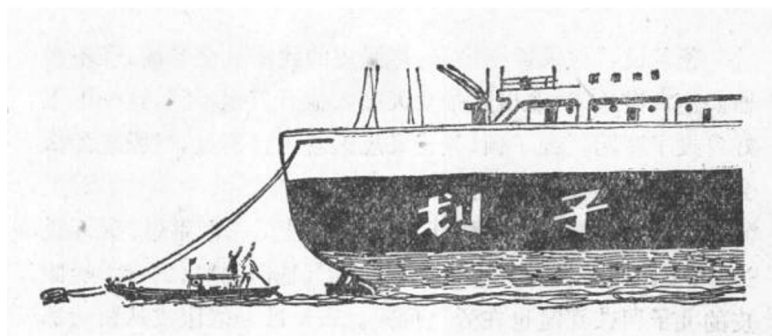
丁小琴抚着聪聪，问：“还痛吗？”

“不痛！不痛！……”聪聪忙摇头，小嘴角一翘，笑起来了。大伙都笑起来啦。

爸爸连夜赶到大队部去。家里又留下了小琴和聪聪。

他俩端端正正站到大衣橱前，大玻璃镜子映出丁小琴胸前的鲜红鲜红的红领巾，映出他俩攥得紧紧的小拳头，映出他俩对着橱脚上那个刚才挖开的小窟窿凝神注视的眼神……

插图 罗步臻



士 敏

黄浦江，船儿的家乡。在那宽阔浩荡的江面上有着多少船呵！巍峨高大的万吨巨轮，小巧玲珑的拖轮和汽艇，能行驶八面风的行风船，还有那些只有一支橹的小划子……。

这些船中最吸引人的自然是那些五颜六色的远洋巨轮了；但对那些毫不起眼的小划子，我却另有一番感情。这些划子与那些万吨巨轮相比，它们确实小得不能比；但不管距离何等遥远，也不管旅途的急流险滩，它们满载物资，不畏缩，也不气馁，但凭那一支橹，凭着水手的信心和毅力，摇啊摇，摇啊摇，奔向自己的目的地。

不久前，我访问了一个水上船舶服务队。这个服务队有十余条小划子，他们的任务说来实在平常，专门为黄浦江上的海轮服务，倒船上的垃圾（为了保证黄浦江航道的深度和江水的清洁，黄浦江中是不允许倾倒垃圾的），就象陆地上的清洁工一样，他们从早到晚，摇着小划子，在江面上巡回，从这条船摇到那条船，将船上的垃圾倒下来，然后送往垃圾处理站。

老队长对我说：“谈到船，人们免不了想起那些大海轮，对

干我们这一行，有些人确是瞧不起，想想吧，摇的是划子，装的是垃圾，觉得没出息。可只要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，就能大有作为。就拿 103 号船上的张划子来说吧，这姑娘今年二十岁，去年中学毕业，分配到我们队来。一年来，她在党、团组织和老师傅的帮助教育下，树立了立足划子，胸怀革命的雄心壮志，不但学会摇橹驾船，而且利用空余时间，仅仅最近六个月时间就从垃圾中拣出大量有用的物资，其中光废铜烂铁各种金属就有五千多公斤，旧布二百多斤，能喂猪的泔脚饲料一万多斤，还有其他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。”

“哦，真不简单哩！”我赞叹说。

“是啊，这姑娘前几个月加入共青团，前不久，又被选为公司团委委员。”

我决定去访问这位张划子和她的 103 号船。

一个初夏的清晨，天空映着玫瑰色的彩霞，江面上飘忽着一团团轻纱似的白雾，空气润湿、清新。我来到南市小码头，这里的木船多极了。我找到 103 号，这是条载重五、六吨的方头小划子，后艄有一个小凉篷。船头上坐着一位身体健壮的大姑娘，赤着脚，裤脚管卷到膝盖下面，两根乌黑油亮的大辫子用一条花手帕随便地扎在一起，垂在胸前，显得精干而又利索。她正低着头，认真地清理一堆从垃圾中捡出来的旧布头。她就是张划子。

听了我的自我介绍，她爽朗地笑着说：

“喂，听老队长说了。可我有啥好说呢。”

我说：“听说你这一年来进步很快，干得不错。”

她笑笑：“这有啥。与党的要求差得远呢。如果你一定要

谈，你可以找我的师傅纪划子。”

“纪划子？”我好奇地问。心想：天下那有这般的巧事儿，师傅徒弟一个名儿，都叫划子。

“对，纪划子，”她认真地说，“她是我的师傅，是这 103 号船老大，又是队党支部委员，也是我妈。”

“哦！”我睁大眼睛，“她人呢？”

“上街买菜去了，一会儿就来。”

我在码头边一根木桩上坐了下来。心想：这真是个坦率爽朗的划子姑娘，可这位划子大嫂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

不多会儿，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妇女。她裤腿卷得高高的，手里提一只菜篮子，这正是那位划子大嫂。她放下菜篮，拿起一只小板凳，使手抹了抹，热情地说：

“同志，船小，地方窄，你随便坐吧。”说罢，拿起一根拖把，在江里浸湿，拧干，然后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。不多会儿，舱板都已拖干净，她洗净拖把，晾在后艄顶篷上。这时，江

